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伦理学

〔德〕朋霍费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伦 理 学

〔德〕朋霍费尔 著

胡其鼎 译

魏育青 徐卫翔 校

商務印書館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学/(德)朋霍费尔著;胡其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8644 - 8

I. ①伦… II. ①朋… ②胡… III. ①伦理学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75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伦 理 学

〔德〕朋霍费尔 著

胡其鼎 译

魏育青 徐卫翔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644 - 8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插页 1

定价: 53.00 元

Dietrich Bonhoeffer

ETHIK

中译本版权 2000,2010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简体中文版 2011 商务印书馆

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授权



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1 年已先后分十二辑印行名著 5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三辑。到 2012 年出版至 5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 月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朋霍费尔是 20 世纪最卓越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其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和著名的《狱中书简》，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有了中译本。本书是朋霍费尔的遗著手稿的编辑本，其在现代神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性，直至 60 年代才开始受到关注，引发了神学思想界激进和保守的不同反应。在“伦理学”的论题下，朋霍费尔从神学家的立场深入思考了现代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问题，其论题涵盖面和思想尖锐性使得该书的重要性超过了朋霍费尔生前出版的主要论著，坚实地奠定了朋霍费尔作为 20 世纪神学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本书的原材料是朋霍费尔计划写作的《伦理学》一书的断章残篇，贝特格（Eberhard Bethge）在 1949 年初步将手稿整理出版。随手稿的识读和整理的进展，至 1963 年已经有了重新编排的第六版。贝特格致力按朋霍费尔的写作时间顺序来编排手稿，因过于困难而最终主要以写作大纲来编排手稿。对朋霍费尔的这部“未完成交响曲”满怀深情和敬意的整理者们没有放弃按写作时间顺序来编排手稿的愿望，终于 1992 年出版了新的考订本。

作为朋霍费尔友人和传记家的贝特格的 1963 年编本已经流

传数十年,广为学界引用。以写作纲要的论题来编排手稿当然是一种拼接的做法,并不能算作朋霍费尔自己的思想逻辑。但1992年考订版编年的编者承认,按写作时间顺序来编排手稿最终仍然是一种推想,因为朋霍费尔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思想处于极度动荡的状态,加上后来的狱中处境,使得要复原写作的时间顺序根本没有指望。按考订的写作时间顺序来编排手稿更多具有文献学意义,按拼接的论题编排手稿更多具有思想性的意义。因此,1992年的考订本问世后,贝特格的1963年编本依然流行。就像尼采遗著有至少四种不同的编本(包括按论题编排本和按写作年序编排本),三个不同的书名,我们希望以后也能有《伦理学》的编年本中译问世。

本译本的正文依据贝特格的1963年编本(1988年第十二版)逐译,以便读者专注朋霍费尔的思考论题,同时将1992年考订编年版的编者前言(编辑说明)、论朋霍费尔的《伦理学》(“编者后记”)朋霍费尔思想发展概述和朋霍费尔研究述评以及其他文献性附录、《伦理学》写作年表,1949年后各编本手稿排序对照表连同参考文献原文一并作为增补本附录,供有兴趣深入研究《伦理学》的读者参考。

中译本由资深文学翻译家胡其鼎先生执译,魏育青博士校订,为使译文尽可能牢靠,又委托徐卫翔博士据英译本再作校订,增补附录部分特请谷裕博士逐译。为朋霍费尔在人类的极端外境中思考的这部未竟之作付出如此人力和财力后,讹误和不当之处恐仍然难免,盼方家不吝指正,在此我衷心感谢译者和校订者的合作和辛劳。

于香港道风山

1999年12月

中译本导言

曹伟彤

朋霍费尔的学术生平 朋霍费尔生于 1906 年 2 月 4 日。他有七兄弟姊妹,自幼在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中长大。他的家庭在 1912 年从布雷斯劳(Breslau)迁到柏林。自那时起,他的爸爸在柏林大学担任精神科教授和系主任。

朋霍费尔在 1923 年秋天进入图宾根大学(Tübingen University)修读神学。翌年他转往柏林,在那里跟从哈纳克(Adolf Harnack)、霍尔(Karl Holl)和希伯格(Reinhold Seeberg)等人修读神学。他在希伯格的指导下完成了《圣徒相通》(*Sanctorum Communio*)这篇有关教会之教义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年仅二十一岁(1927 年)。朋霍费尔接着在 1920 年出版《行动与存有》(*Akt und Sein/Action and Being*)这一讲师资格论文而获得柏林大学教席。

从他的教授处,朋霍费尔汲取了有关自由神学的重要精神,但最教他兴奋的就是能够跟霍尔修读路德的神学思想和在课余空闲时间阅读巴特的神学。虽然朋霍费尔从来没有直接受教于巴特,但巴特神学对他的影响从他的博士和讲师资格论文中清晰可见。

1924 年朋霍费尔与哥哥裘思(Klaus)往罗马一带旅行,在那

里他对天主教会孕育了相当浓厚的兴趣。1928 年至 1929 年间，他在巴式农拿(Barcelona)担任一间德语教会的助理牧师。1930 至 1931 年间，他有机会往纽约协和神学院修读神学，受教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贝利(John Baillie)等重要神学家。此外，他亦参观哈林区内的黑人教会。这一切的见闻和体验开阔了他对教会的观感，使他成为一个满具普世教会精神的神学家。

1931 年夏天，他从美国返回德国，曾有机会往波恩探访巴特，从此与巴特建立了深刻长远的友情。同年秋天他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神学，并且同时在一间科技大学中担任院牧。此外，他亦担任世界联盟组织的青年部干事。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掌握了德国政权，这事件成为朋霍费尔生命的重要转折点。自此之后，朋霍费尔与当时的认主教会(Confessing Church)* 合作，批判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邪恶和国家教会对于纳粹主义所表现的妥协态度。1935 年的春天，认主教会委任他组建一所特别的神学院。在这神学院中朋霍费尔倡议糅合严格的学术训练和属灵操练两方面。可惜的是，该神学院在 1937 年被德国的秘密警察关闭。1939 年 6 月，当战云密布之时，朋霍费尔在尼布尔的协助下抵达纽约协和神学院担任教职。然而当他抵达后不久，便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深感在德国危难时逃难于美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感到沉重的歉疚，深恐将来没有权利参加国家的重建。因此在 7 月初返回德国。

* 参赵中辉，《英语神学名词辞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教翻译社，1990。另可译作“认信教会”，今以上书作准。——编注

从 1941 年至 1942 年,朋霍费尔曾多次往瑞士、挪威及瑞典等地,其间他秘密地运用其教会关系网络,将有关重要的情报传达到联军那里。在这两年中,朋霍费尔着手撰写《伦理学》一书。1943 年 1 月,他与玛利亚·冯·威德迈尔小姐(Maria Von Wedeneyer)订婚。然而,在这些好事将要临近的时候,他却在 1943 年的 4 月 5 日,被德国秘密警察以曾协助犹太人逃往瑞士的罪名拘控,关在牢里。

1944 年 7 月 20 日,朋霍费尔的同党暗杀希特勒失败。这件事揭发了计划行动中的参与者,而朋霍费尔便是其中一位。10 月 8 日朋霍费尔被转到其他监狱,继后又数次被转到不同的监狱,最后被迁到浮罗生堡(Flossenbürg)集中营里面。1945 年 4 月 9 日被德国秘密警察行刑处决。

朋霍费尔学术思想概要 朋霍费尔的学术思想概要从其著作中清晰可见。

《圣徒相通》 《圣徒相通》是朋霍费尔 21 岁时在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所完成的博士论文。《圣徒相通》是一本讨论教会性质的书。在这书中,朋霍费尔结合神学与社会哲学两种不同进路去探讨教会的独特结构。

朋霍费尔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去了解教会的性质,他主要采取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的见解。他指出,教会既是一个社群(Gemeinschaft),同时也是一个会社(Gesellschaft)。作为一个社群,教会是一个由圣灵所生的信仰群体,这是其存在的目标。作为

一个会社，教会要达现一些理性的目标；例如：要宣讲上帝的话、施行圣礼等，以达现上帝的旨意。

另一方面，朋霍费尔从神学的角度去看教会的性质，他主要采取巴特、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等以启示为主的进路。他认为教会是上帝启示的形体，是基督以群体方式所临在的形体（Christus als Gemeinde existierend）。他的意思是：基督透过圣灵而道成肉身在人类中，并且去召唤、引导人组成一个能连结于基督身体的新群体。在这群体里，三种关系是明显的：(1)个人与基督的关系；(2)人与人的关系；(3)整个群体与基督的关系。

《行动与存有》 除了《圣徒相通》这博士论文外，朋霍费尔 24 岁时又在柏林大学完成讲师资格论文：《行动与存有》。这本书与《圣徒相通》成为朋霍费尔日后神学思想很重要的基础。

在《行动与存有》一书中，朋霍费尔指出“行动”与“存有”的观念所涉及的问题是一个有关“人如何得到上帝的启示？”的问题。根据朋霍费尔的阐释，这个问题可以细分成两个主要的问题：(1) 启示是否指上帝在人类历史中主动触及人类和与人相遇的一连串行动？(2) 抑或启示早已含存和保留于亚当和夏娃的人性，并且延展流传至现代人的存有？

朋霍费尔指出，巴特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相当肯定的。他认为，上帝有绝对的自由去采取特定的形式启示人类。在人类历史中，上帝已决定以道成肉身的“行动”去展示他的旨意、去与人相遇。因此，巴特强调上帝的启示是上帝在历史中与人的相遇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巴特声称有限的人当然不能干预上帝的自

由，不能去操纵、摆弄上帝的启示。这种立场所表达的是一种“以上帝行动为主”的神学(*act theology*)。然而，有另一类的神学家则认为启示早已含存于人的存有中；不仅含存在亚当和夏娃的存有中，并且继续延展、流传至现代人的存有。这些神学家认为启示已成为一个人类可以触及的实体；并且这启示的实体以《圣经》、教义、宗教经验及教会的方式存在人类历史中。换句话说，启示已蕴涵在《圣经》、教义、宗教经验及教会里。这种立场所表达的是一种“以存有为主”的神学(*being theology*)。

在这两种立场中，朋霍费尔相当接受巴特的看法，尤其是他那对上帝的绝对自由的坚持。然而，朋霍费尔亦指出巴特看法有其偏颇的地方。他指出这种“以上帝行动为主”的神学，虽然能强调上帝之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与人同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但却忽略了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后甘愿让人摆弄、被人钉在十字架的重要一面。再者，朋霍费尔指出巴特忽略了《圣经》中有关人的存有与亚当、基督的存有间互相连续的看法。

《创造与堕落》 在《创造与堕落》(*Schöpfung und Fall / Creation and Fall*)^①一书中，朋霍费尔指出宇宙的“创造”纯然是上帝自由的行动，全然是上帝话语的大能。当上帝说要有大地，大地就被创造出来。这是一个“从无创造成为有”(*creatio ex nihilo*)的过程。上帝的创造物是美好的。这种美好属性的保持端赖乎万物

^① 《创造与堕落》是由朋霍费尔在柏林大学教学的讲义结集而成，于1933年出版。此书主要是有关《创世记》一章至三章的神学注解。

是否还对上帝存有倚赖的态度。在万物中，人类是独特的，因为人类有上帝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上帝的形象不是指人的理性或灵魂，而是指人有一种要与上帝、与人相交的倾向。这种倾向从上帝创造男女这个基本的群体中可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朋霍费尔指出这种倾向是一种“自由”，是一种迈向上帝、为上帝而活，和迈向人、为人而活的“自由”。

朋霍费尔解释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故事，是人类堕落历史的诗体表达，而非神话。堕落故事所表达的意义是：在亚当的堕落中，人类也在堕落中；而且人类堕落的事件，曾经“前所未有”地发生，并且会继续发生下去。堕落的结果是：人类要面对羞辱、孤独、疏离、死亡等痛苦；然而这不是人类堕落历史的终结。因为慈爱的上帝会怜悯人类，引导人迈向基督而获取新的生命。

《基督论》 在《基督论》(Christologie/Christology)^②一书中，朋霍费尔指出基督论的起始点是“现今的基督”。“现今的基督”是活在教会里的基督，他为着人类的缘故继续活着。现今的基督也是“历史的基督”；他是历史中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和被钉死是真确的事迹，在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朋霍费尔也清楚说明，耶稣基督的历史重要性并不能由历史学的研究和考据去证明或否定，因为这是涉及信心的范畴，而非科

^② 《基督论》是朋霍费尔 1933 年夏天在柏林大学讲学时的讲义。这讲义由朋霍费尔的学生笔记结集而成。《基督论》这一讲义集共分三部分：“现今的基督”、“历史的基督”和“永恒的基督”。可惜的是，“永恒的基督”这一部分因为学期结束的缘故，没有完成。

学验证的范畴。同理，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复活”也不能被历史学所证明，因为人类只能以信心接受并经历耶稣的复活——无论这复活是在历史里或是在我们现今的生命里。

朋霍费尔基督论的重点问题，并不是关乎“耶稣基督如何具有神人两性？”等传统的基督论问题，而是关乎两个主要问题：(1) 耶稣基督是谁？(2) 基督在哪里？我们可在哪处觅得、遇到耶稣基督？要解答“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朋霍费尔提出一个三重的答案。他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话语、圣礼和教会。至于第二个问题，朋霍费尔的答案是：耶稣基督临在人类的存有、历史的中心、自然界的中心；我们可从这些地方觅得耶稣基督。

总括而言，朋霍费尔的基督论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存有”(being)，而非他的救赎行动。因为耶稣基督的本体先于耶稣基督的救赎行动；耶稣基督的本体决定耶稣基督的救赎行动的性质。因此，朋霍费尔否定那些将救赎论置于《基督论》之先，或将《基督论》等同于救赎论的做法。

《追随基督》 朋霍费尔的《追随基督》(*Nachfolge/The Cost of Discipleship*)^③主要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的诠释，其主旨在于描绘作为基督门徒的真正面貌。朋霍费尔指出基督徒的生命是独特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召唤他们跟随他。这召唤是恩

③ 《追随基督》于1937年出版。这是朋霍费尔在组建和任教一特别的神学院时所写的书。Dietrich Bonhoeffer,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追随基督》),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比较《追随基督》(*Nachfolge*), 第二版, Martin Kuske 及 Ilse Tödt 编, 收 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Band 4, München, Chr. Kaiser Verlag, 1994.

典，不是廉价的恩典，乃是贵重的恩典。

朋霍费尔之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召唤不是廉价的恩典，主要是因为他要抨击当时教会对“因信称义”的错误理解。他指出，这些教会以为称义的恩典，是人对一系列教义和原则的认同；以为基督徒只要能在“理智”上“相信”这些义理和原则，就可以获赦罪得救。其结果是：不少基督徒以为恩典是白白施给的，以为人不需悔改就能获得赦罪。因此，他们在生活上与非基督徒没有多大分别。为要矫正这种偏差的看法，朋霍费尔清楚指出真正的信心必须具有顺服：唯有那些真正顺服的人才会相信，唯有那些真正相信的人才会顺服。信心与顺服不能分割：没有顺服的“信心”只是“理智”上的认同，它根本不是信心。针对这以信心为名目的廉价恩典，他又指出恩典是贵重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唤召基督徒撇下一切来顺服和跟随耶稣基督，甚至要求信徒舍弃生命。因此，基督徒要作为基督的真正门徒，不仅要相信基督，并且要甘心顺服他的意愿，顺服地踏上十字架的道路。然而，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全然的苦痛，它的终点是喜乐和平安；人在舍弃中必得到真正的生命。

《团契生活》《团契生活》(*Gemeinsames Leben/Life Together*)^④主要论述基督群体的灵修生活。朋霍费尔指出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活在基督里的生活；是一种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因此，基督徒在读经、祷告等生活中，必须具有个体和群体的两个向度。

^④ 《团契生活》出版于1939年，是朋霍费尔在世时最畅销的书。这也是他任教一特别的神学院时所写的另一本书。

在读经方面,朋霍费尔特别强调基督徒最大的需要,并不是一种学究式、客观性的研究《圣经》方法,而是一种能够接纳《圣经》为“上帝的话语”、为“上帝对信仰群体的直接言训”的信心。除此之外,朋霍费尔指出,基督徒在信仰群体的生活中,亦需操练舌头,学习温柔、聆听,实践助人,背负他人重担,在恰当的时候宣讲上帝的话,在爱里施行权责等等。

《狱中书简》 《狱中书简》(*Widerstand und Ergebung /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⑤包罗不少既脍炙人口又富争议性的意念。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观念有:“人类不需要宗教”、“足够成熟的世界”、“基督徒的今世性”等等。

朋霍费尔声称“人类不需要宗教”。因为世界自 13 世纪后已不断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中,人不再需要宗教的凭借,不再需要活在满有“上帝的假设”的世界里;不再需要在人的知识无法解释某些事物时,而去拿上帝作为填补知识罅隙(尤其是科学知识的罅隙)的解释;不再需要一味讨求上帝的助益,希望有一位满有“权能”的上帝,会替他们消灾解难。

朋霍费尔这有关“人类不需要宗教”的观点,主要是去辩斥并瓦解一种自我、内向及形而上的宗教观。他指出这种宗教观,

^⑤ 《狱中书简》出版于 1951 年,是他被处死六年后所出版的书。此书是从朋霍费尔在泰格尔(Tegel)监房中写给他父母亲及朋友们的书信所集印而成。这些信流露出他心坎里最深处的思想和最亲密的感情。朋霍费尔从没有想到这一些思想和感受会见刊成书,成为他在过世后一本举足轻重的要书。